

411211
7203
52



青溪舊屋文集卷四

項羽都江都考

前漢書地理志廣陵國高帝六年屬荆非本荆也荆謂劉賈國行州字

非州十一年更屬吳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

更名廣陵領縣四廣陵江都高郵平安據志則江都郡乃

景帝所立其以江都名郡者以郡有江都縣也顧廣陵之

名已見于史記六國表楚懷王十年城廣陵此人所共知

而江都之名景帝以前未之前聞今按史記秦楚之際月

表知江都之名項羽時已有此縣太平寰宇記謂漢景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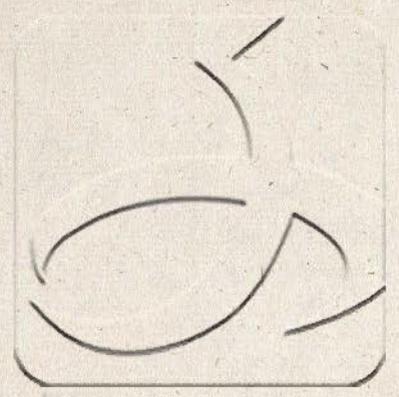
者非月表分二十一格第一格載義帝事第二第三格皆

言項羽事第二格言諸侯尊懷王為義帝西楚伯項王籍

始為天下主命立十八王都彭城第三格言項籍自立為



儀徵劉文淇



西楚霸王都江都以下十八格分言十八王所都之地史
記高祖本紀義帝元年正月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
楚地九郡都彭城以下紀十八王所分之地四月兵罷戲
下諸侯各就國項羽亦于是月出關使人徙義帝于長沙
郴縣是義帝之徙郴縣亦在四月也項羽本紀亦言項王
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而月表第二格言項羽
都彭城第三格言都江都者江都乃項羽初都之地也懷
王初都盱台後從盱台之彭城項羽于義帝元年正月猶
在關中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是時雖有都彭城之意而
懷王尚在彭城故先以江都爲都羽本紀云漢之元年四
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長沙郴
縣是羽于四月始都彭城且懷王未徙郴縣之先彭城方
爲懷王所都羽豈能與懷王共都一地此亦事理之顯然

可見者故知江都爲項羽初都之地也羽雖未至江都然
先議所都之地實在江都太史公于羽本紀直言都彭城
不言都江都所以紀其實月表兼載都江都所以存其名
此月表紀項羽事所以獨立二格一載都彭城一載都江
都也此正史公體例之精若所都之地無先後之分則月
表不必立二格矣漢書異姓諸侯王表紀項羽事第立一
格言都彭城從其略也必知廣陵江都爲項王所分之地
者史記羽本紀謂羽王梁楚地漢書高祖本紀五年漢王
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漢王謂張良
曰諸侯不從柰何張良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
宜今能取睢陽呂北至穀城皆呂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
與齊王信則楚易敗也從之羽死漢王下令曰楚地已定
義帝無後欲存恤楚眾呂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

爲楚王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國建成侯彭越勤勞魏民卑
下士卒常呂少擊衆數破楚軍其呂魏故地王之號曰梁
王都定陶是以羽之楚地分信羽之梁地分越也高祖本
紀六年冬十月人告楚王信謀反執之上還至洛陽赦韓
信春正月韓王信等奏請呂故東陽郡治廣陵說見後鄆郡吳郡
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荆王呂錡郡薛郡郟郡三十六縣立
弟文信君交爲楚王楚王交傳高祖六年既廢楚王信分
其地爲二國立賈爲荆王交爲楚王是又分韓信所封之
楚爲二國而呂故東陽郡鄆郡吳郡即會稽郡爲荆國也黥布
傳布發兵反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高祖本紀十二
年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今死後朕
欲復立吳王乃立沛侯濞爲吳王吳王濞傳立濞爲吳王
王三郡五十三城所謂三郡五十三城者即賈所封故東

陽郡鄆郡吳郡五十三縣也江都易王非傳初立爲汝南
王吳楚反時非自請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吳故國子
建有罪自殺地入于漢爲廣陵郡廣陵厲王胥傳武帝元
狩六年立爲廣陵王前漢地理志廣陵下云江都易王非
廣陵厲王胥皆都此由易王厲王而上溯之吳王濞所封
之地因荆王賈賈因楚王信信因項羽有明徵矣灌嬰傳
齊地已定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于魯北破之前至下相
呂東南僮取慮徐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蘇林曰別將兵屯廣陵也
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從下相呂東則廣陵爲項羽地尤爲
南盡降城邑乃至廣陵皆平之確證或問曰廣陵爲項羽地信已第前志云高帝六年屬
荆不知未屬荆之前廣陵江都二縣究屬何郡曰是則水
經注言之矣水經注淮水篇云淮陰縣有中瀆水首受江
於廣陵郡之江都縣縣城臨江下云楚漢之間爲東陽郡

高祖六年為荆國十一年為吳然則廣陵江都二縣楚漢之閒屬東陽郡太平寰宇記謂揚州在楚為九漢書地理志雖無東陽郡而高祖紀云呂故東陽郡鄣郡吳郡立劉賈為荆王是楚漢之閒有東陽郡矣文穎注東陽今下邳文穎後漢時人按後漢書郡國志下邳國武帝置為臨淮郡是後漢之下邳郡即前漢之臨淮郡亦即楚漢之閒東陽郡也前志臨淮郡有東陽縣焦氏里堂謂東陽郡自治廣陵廣陵為附郡之縣東陽縣自在廣陵之東東陽郡不治東陽其論甚覈而項羽之都江都自來方志諸書皆未之及幸賴月表有此一語余故廣引史漢諸書證成其說似足以為江都最先之故實矣又按史記貨殖列傳云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此南楚也項羽本紀

云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孟康注云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即據貨殖傳而言羽自立為西楚霸王都彭城而東海吳廣陵諸郡亦羽所分之地唐人之詠廣陵者每以西楚稱之司空曙送鄭況往淮南詩云西楚見南關韓翃送友之揚州詩云綠樹叢垓下青蕪濶楚西詠揚州而專及羽事又嘉靖志載隋彭城閣引大業雜記注云舊為彭城鄉煬帝因地以名閣揚州而有彭城鄉是皆因江都為項羽地故有西楚彭城之稱也

附跋

阮元

劉孟瞻明經文淇作項羽都江都考據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第三格知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都江都然則項羽曾以江都為都是秦楚之閒早有江都之名非始於

景帝矣此說甚為新異可喜及檢新揚州府志沿革建
置門有雙注云史記秦楚之際月表有項羽都彭城一

本又云都江都考諸書無羽都江都之事殆傳刻誤此
蓋嘉慶年間修志者見有無江都之本而致疑也

明人程正揆所刻張守節正義本月表脫去都江都三字

余檢至此亦為之疑因思余家
文選樓有舊本史記檢之則是元中統二年連索隱之
板明明有都江都一事為之大快然則府志所云有江

都者古人之遺無者為妄人削去也元中統與宋理宗
時相值則與宋板無異

桓字缺筆世所習也此書古色古香恐勝
於今單行索隱之處尚多俟再校之因復思古人如項

羽者滅秦封漢氣蓋一世快意之事正在為霸王都江
都之時而江都王者以項氏為最先乃此事黯然不彰

縣縣欲絕幸賴明眼人於旁行斜上蠅頭細書之月表

識別而出而又得此霉爛蠹蝕五百餘年之故紙為之
確證所以古本之可貴如此

駁全謝山九郡荅問

經史荅問謂項羽自據梁楚地九郡九郡從無數之者據

班志數秦置三十六郡之目秦于楚地置十郡則項王所
得楚地凡六郡曰漢中以封高祖曰九江以封英布曰南

郡以封共敖曰長沙以為義帝都而項王所得曰東海曰
泗水曰薛曰會稽曰南陽曰黔中是也秦于梁地置三郡

則項王所得梁地凡二郡曰河東以封魏豹而項王所得
曰東郡曰碭是也全氏謂秦于楚地置十郡以南陽為楚

地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三十三年魏入南陽以和徐廣
曰河內修武古曰南陽秦始皇更名河內屬魏地荊州之

南陽郡本屬韓地據徐廣所說荊州之南陽郡乃韓地而

非楚地秦本紀又云昭襄王三十五年初置南陽郡此南陽郡自是秦所得韓地元和郡縣志鄧州云禹貢豫州之域周爲申國戰國時屬韓蘇秦說韓惠王曰韓西有宜陽東有穰洧是也漢志南陽郡有穰縣有新野縣元和郡縣志洧水西去新野縣二百步昭襄王取韓地置南陽郡以在中國之南而有陽地故曰南陽三十六郡南陽居其一焉漢書地理志云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郊則南陽郡爲韓地無疑全氏以爲楚地誤矣秦之黔中郡爲漢之武陵郡山深水急蠻戎所居實惡地也項羽必不以自封且全氏謂秦于楚地置十郡按漢書地理志云楚地翼軫之分壑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皆楚分也長沙南郡漢中三郡爲秦置汝南江夏桂陽武陵四郡爲高帝置零陵一郡爲武帝置全氏謂秦

于楚地置十郡而又以漢所置之五郡充其數其說非也項羽所封之梁地舊爲宋衛兩國之地漢書地理志云宋地房心之分壑也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昌皆宋分也後爲齊楚越所滅參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地理志又云衛地營室東壁之分壑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成公後十餘世爲韓魏所侵盡亾其旁邑獨有濮陽後秦滅濮陽置東郡徙之于野王若夫魏所封之地則地理志云魏地背觶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巨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滎疆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鄆許僞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自畢萬後十世稱侯至孫稱王徙都大梁故魏一號爲梁按魏惠王徙都大梁之後河東地漸入于秦漢

書魏豹傳其兄魏咎陳勝立咎爲魏王章邯擊魏王于臨濟咎自殺豹後徇魏地下二十餘城立爲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羽封諸侯欲有梁地廼徙豹于河東都平陽爲西魏王則羽所欲據之梁地不指河東若以魏初封之地言之則魏所得之地亦不僅河東全氏謂秦于梁地置三郡曰河東曰東郡曰碭者其說亦未詳審全氏謂九郡之中有東海泗水辭會稽南陽黔中東郡碭尙少一郡欲以史記楚郡足之故其說云史記秦初滅楚置楚郡次年置會稽郡而班志于楚郡不書乃知其有漏也蓋秦之先得楚地而置郡者曰漢中曰黔中曰南郡曰南陽南陽非楚地辨前見在未滅時及滅楚但置楚郡所統甚大次年乃盡定百越而置會稽然楚郡所統過廣故分而爲九江爲長沙爲東海爲泗水爲薛而楚郡但統淮陽一帶班志失之則九

郡之數不足今以楚郡益之適得九郡之目按史記楚世家云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爲楚郡云裴駙集解引孫檢說秦虜楚王負芻滅去楚名以楚地爲秦郡據孫檢所說則楚郡當作秦郡王翦傳大破荆軍荆兵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爲郡縣亦不言爲楚郡也秦始皇本紀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強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荆王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爲荆王反秦于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皆言荆而不言楚金氏榜禮箋云史記正義云秦號楚爲荆以莊襄王名子楚諱之故言荆也楚世家所謂滅楚名者如此秦諱楚滅去楚名其不更取楚名郡審矣史記注引孫檢云秦虜楚王負芻滅去楚名以楚地

爲三郡據此則楚郡乃三郡之譌按金氏謂孫檢說以楚地爲三郡雖不知據何本然謂滅去楚名必不更取楚名郡其說甚覈詩小雅漸漸之石疏引春秋經賈氏訓詁云秦始皇父諱楚而改爲荊州是漢人已有此說王翦傳秦使翦子王賁擊荊徐廣曰秦諱楚故云荊也是徐廣之注史記亦有此說不始于張守節正義通鑑始皇二十四年王翦蒙武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胡三省注秦三十六郡無楚郡此蓋滅楚之時暫置耳後分爲九江鄣會稽三郡按胡氏謂滅楚之時暫置楚郡亦屬臆說其以九江鄣會稽三郡爲楚地不誤始皇本紀謂項燕反秦于淮南王翦遂定荊江南地九江淮南地鄣會稽江南地也越世家楚威王興兵伐越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吳地至浙江而越以此散是會稽郡之地亦楚地也全氏謂會稽不在

楚郡之內其說亦誤全氏既以九郡之內有楚郡而又不
能實指其地因謂楚郡但統淮陽一帶按元和郡縣志陳
州秦滅楚屬潁川郡漢高帝分潁川置淮陽國則是淮陽
一帶乃秦之潁川郡也秦既諱楚必不置楚郡余既考定
項羽九郡檢經史荅問覺全氏九郡之說有所未安因復
爲詳辨之

劉楚楨江淮泛宅圖序

吾友寶應劉君楚楨就館郡城於嘉慶戊寅攜家來揚道
光壬午還寶應癸未遷儀徵丙戌又由儀徵遷揚九年之
間凡四遷此江淮泛宅圖所爲作也圖成卽屬余序余諾
之而未果作壬辰冬楚楨復攜家歸寶應而獨來郡城舍
館他氏屢責前諾余不可無以應之也余弱冠後與里中
辭子韵涇縣包季懷包孟開旌德姚仲虞丹徒柳賓叔泛

覽經史楚楨因余得與諸君交相與切磋爲友朋之極樂未幾而季懷子韵先後奄沒仲虞孟開賓叔又各反里門惟楚楨嘗客郡城中間移家與余鄰者且七年朝夕相見兩人相資益者實多楚楨嘗與余約各治一經楚楨占論語余占左傳以論語皇疏多涉清玄邢疏更鄙陋無足觀而何氏集解亦採擇未備左傳賈服舊說爲杜氏所乾沒者不少唐人又阿杜注而攻賈服皆爲鮮當因各爲二書疏證蓋爲是約十餘年而未有成書過從時嘗以是爲歎顧楚楨奔走長途浮家南北又身羸多疾其作輟也有故余自嘉慶庚辰一遊京師卽杜門不出無僕僕道途之勞身又彊健而亦無所成就且楚楨編輯論語之餘已成寶應圖經漢石例各若干卷博而有要好古者已傳抄其書余則左傳之外別無事事猶時作時輟此則重余荒落之

懼者也楚楨旣誣諉作序余因述曩時之約如此雖非圖中之意其亦楚楨意所欲言而感歎不能自己者歟

梅蘊生載碑圖序

唐肅宗至德元載十二月置淮南節度使領廣陵等十二郡治廣陵江淮租賦所出多名珍異產而榷鹽之事亦兼隸焉

陳少游爲節度請本道鹽價每斗增百錢王播爲節度攜鹽鐵印赴鎮

財賦之雄甲于

天下其辟入幕府者類多英俊奇特之士而寓公過客亦莫不爭先禮致其所請作碑版文字一字之價輦金如山雖一時風尚使然亦足見當時物力之饒與人精之寬綽也代宗時陳少游爲淮南節度使其人至不足道其時田君侁爲討擊副使蓋幕府之重職身沒之後同寮兵曹參軍桑叔文爲之志墓騎曹參軍儲彥琛書石田君於史無所表見桑儲二君在當時亦無知名經今千餘年碑始出

土而吾友梅君蘊生載之以歸至是人間始有拓本一時
名公碩彥爭爲詩歌以志其迹蓋人重二君之詞翰因並
重田君之爲人而流連歎慕如此古人圖不朽之名必求
文字以紀之金石以永之者良有以也今鹽法敝壞久矣
前此當事者歸咎于用之不節裁減浮費四方游士固已
裹足不前近則益見支絀司事者日救過不暇給昔所謂
脂膏之地者今則望望然去之而不敢嘗鼎士之生斯土
窮困而無所告也亦其宜矣蘊生文藻優於桑儲閉戶蕭
然發言莫賞比出斯圖屬題率筆書之亦冀後來者有感
於斯文也

除夕同舟守歲圖序

呂氏春秋季冬紀注云前歲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歲
除之名始于此其夕卽謂之除夕六朝以前除夕見于題
詠者甚鮮間有一二作者如宋張望有蜡除詩梁庾肩吾
隋薛道衡均有歲盡應令應教詩然皆不名爲守歲守歲
之名始于唐太宗徐堅初學記載其二詩其一詩云共歡
新故歲迎送一宵中又一詩云對此飲終宴傾壺待曙光
則亦如今之俗達旦不寐矣其後蘇東坡又因守歲廣爲
饋歲別歲詩三首以寄子由時東坡官于岐下歲暮思歸
而不可得故爲此三詩以寓慨其饋歲詩云亦欲舉鄉風
獨唱無人和感子由不在側也道光癸卯冬十二月余與
楊季子暨王君西御向生昆仲于役袁浦回里時恰值除
夕泊舟寶應之汜水鎮西御作詩並命其子瑟雲繪圖紀
事夫西御之詞亞於玉局向生之學不後穎濱矧疇昔之
會無兄弟離別之苦有友朋相聚之樂視東坡酸鼻獨吟
者其境固不同矣昔晉嵇含有娛蜡賦其序云大蜡之夕

雖天下同有攜金蘭以齊馨利貴得意以遣榮勢孰我尙
哉竊謂此役方之嵇生可以無愧宜西御以此自豪也西
御作此詩卽屬余序之余諾之未果作戊申十月同人又
有袁浦之役舟次邵伯者三日西御續作一詩來責前諾
余以傭書少暇未能應命歲暮歸來稍得餘暇薄田數畝
已納官糧館穀所餘聊資卒歲既無租吏之催何必謬臺
之避惟茲宿諾久未能償又逼歲除皇然負疚吮墨伸紙
拉雜書之以呈西御正當柏酒初開之時辛盤乍薦之候
西御覽此當滿飲一巨觥也

送李方赤太守序

道光十有八年夏四月辛亥坐補常州府知府諸城李公
權守揚州至秋七月戊申公卸事去莅任才百有二十日
而下車之始卽值郡試凡三十日而竣事公乃大署其門

曰凡生童來謁者門吏隨時通報毋少稽留以故懷藝求
見者踵相接公優加禮待談藝之餘訪問地方利病有當
興革者立見施行其爲民謀也如謀其家事其誘掖董率
也如慈父母嚴師保之教誨其子弟慈祥而齊邀父老讀
公告教之文歎爲數十年所未見向之市豪爲民害者累
足屏息惟恐公之廉知卽其甚黠者亦匿迹鄉曲不敢顯
然犯公之禁令甫及一月頌聲四起而公顧歉然不自足
曰凡吾所欲爲而未及爲者甚多卽吾所已爲而爲之未
慊吾意者亦甚多吾方自愧不暇而又何頌焉嗚乎古稱
循良之吏其所設施者必相其緩急次第以布之舉凡重
農桑興學校懲奢侈禁游惰緝盜賊清獄訟其施之也有
本其爲之也有漸類非旦夕所可奏功以公深於經術達
於治體令得久於其任凡所欲爲而未及爲者皆得有所

言集四
展布而不難斷至於古之人宜乎公今日歎然有所不自足也然而民已謳思不能忘非公至誠有以感人烏能深入人心而使人戀戀若是先是代者未至民宣言曰公實授揚州矣或曉之以坐補者必俟原缺則又曰新太守至公留揚郡辦矣愚民無知識好爲議論率多可笑然而揚人愛公之意不可謂不厚矣古之郡守有實惠及民民不忍其去於其受代也詣闕乞留或數十人或數百人不憚千里相率而至上之人亦每從其所請後世人心不古或有涉於詐僞者茲制遂革今觀揚人愛公之切令古制得行其有不褰裳而思借寇者哉雖然公之所以曉吾民者諄切詳盡民卽不能留公果能奉公教令以善其身則無異公之常在揚也文淇辱公之知於公之行也不敢爲華辭謹述揚人戀公之忱與公之嘉惠揚人而歎然不自足者庶幾有當於公意也夫

桃花庵展上巳會序

楔飲之事由來尙矣劉楨魯都賦云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袂除國子水嬉此秋楔也而春楔爲盛禮傳云仲春之時於水上鬻潔此春楔也而上巳之楔爲尤盛續齊諧記載晉武帝問三月曲水之義摯虞對以平原徐肇生女不育固爲不經東皙對以周公飲洛羽觴隨波秦昭置酒金人捧劍其事於他書未之見恐亦皙之飾說按風俗通義云周禮女巫掌歲時袂除疾病楔者絜也於水上盥絜也已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韓詩外傳云三月桃花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袂除不祥齊書禮儀志云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修事於水側禱祀以祈豐年竊謂韓詩及風俗通所言袂除之義傳

之自古而齊志所謂祈年亦有合於古者爲民請命之意
周禮太祝掌六祝之辭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
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鄭司農謂順祝順豐年也瑞
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祝有六而爲民祈年者居其二蓋古
者劭農重穀如此故於上巳之時除其災惡而迎其嘉祥
後人不察以上巳爲遊豫之令節抑亦務末而不尋其本
也道光己亥三月四日太守李月汀先生以公事來揚州
其弟子趙子新沐王仰賢家模姚惠伯志僑黃靜川瀉錢
備卿文份郭星白庚吉李楚珍珩方肖圃鼎銑請公遊桃
花庵爲展上巳之會公去歲權守揚州前後僅六月政教
肅清民懷其惠公眷念揚人於坐間詢問民生疾苦甚至
揚州當鹽筴彫敝之後辛壬之歲繼以水災困苦極矣幸
頻年豐稔小民稍得贍其家室故望歲甚殷與疇昔富贍

之時以稼穡爲末務者其情迥異時方一月不雨耳民已
竊竊憂之公詢知其情方愀然不樂是日氣候驟煖岸上
行者解衣盤礴至午未之交雷雨大作宣陽導滯二麥昭
蘇卽謂公之斯遊有以逆時雨順豐年也可同人旣作詩
以詠歌其事而文淇遂爲之序

青溪舊屋文集卷五

儀徵劉文淇

今文尚書論文序

高郵孫寶田先生著今文尚書論文二卷其從曾孫研芝明經復輯 國朝諸儒考證名物者附注於後而屬文淇爲之序昔劉知幾謂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代之襟袖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然今文二十八篇辭多古奧猝難尋繹朱子已嘗苦其難讀先生挈其綱領通其脈絡又萃先儒之評尚書者分繫各條之後初學得此熟復之則難讀者易讀矣或謂唐虞三代之書不可以後世文法論之然楊子法言謂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此卽論文之權輿也推而上之如尚書大傳所引孔子之說謂書有七觀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

言集五
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
甫刑可以觀誠亦惡得謂非評騭之辭歟先生之考比部
君著有檀弓論文已列 四庫全書存目中今先生著此
書以繼承先志又得研芝搏引經說以附益之可謂論文
而兼詁經之體矣其但論今文而不論古文者先生曩著
古文尚書證疑四卷極辨古文尚書之僞故不論也
朱芷汀夏小正正義序

朱君芷汀道過邗江出所著夏小正正義見示徵引極博
折衷至當其中最精確者如謂經傳之分不自傅崧卿始
引康成月令注陸璣詩疏以證之農緯厥耒謂緯不訓束
當從說文作棘祭耒用暘從說文齊民要術不从金仁山
灌鬯之說南門正傳大正所取法從洪氏震煊之說而不
從惠氏孔氏之臆說偃之興五日翁望乃復引淮南說林

訓以證三十日而伏又引詩一之日二之日以况經之五
日卽十五日不言十五日避不成文初昏織女正東向引
堯典宵中星虛證夏時星象與堯典時合從戴氏而不從
孔氏雀入于海爲蜃引說文蛤千歲雀所化以證傳非常
入之義十月南門見引開元占經證再見一正之文相應
而駁洪氏非一星之說凡若此者俱實事求是主故常
洵有功於經學也

凌氏叢書序

昔春秋一經親授子夏公羊六傳始著竹帛秦燔書而行
口說漢崇儒而立學官鄒夾二氏俱亡佚於建武嚴顏兩
家均淵源於董相瑕邱屈而學聿興張湯傳而道益顯其
由博士爲丞相以經義斷庶事者賢良三策決獄十卷不
啻爲之指南導以先路厥後鄭衆舉十七事賈逵作四十

言集五
二
條咸難公羊以崇左氏而張霸仍授樊侯之書何君復述
李育之義竊悲二創覃思三闕守羊弼緒說依子都條例
三科九旨以經之七等六輔以緯之墨守之稱良不誣矣
學海之譽諒非徒爾世不能考其聲音訓詁與夫典章制
度但詆其爲漢制法以緯汨經幾何不以春秋爲司空爰
書邵甫爲公羊罪人乎乃若汜毓釋疑之篇劉兆調人之
作欲殊塗而同歸究南轅而北轍然則隋志所云公羊之
學至晉但試讀文今殆絕無師說者其信然已舅氏曉樓
先生專治公羊謹守家法嘗以董子之書合乎聖人之旨
深悲其生見嫉於主父沒被詆於劉蘭又其甚者謂繁露
之名取象古冕玉杯之例殆等連珠厚誣古人貽誤來學
乃注春秋繁露十有七卷昔毛公出守北海康成爲其郡
人故其箋詩不忘崇敬此則懷蛟徵夢下馬名陵式祠堂

于舊治想警欬於遺書斐然之思不能自己者也又以公
羊舊疏不著撰人言例雖詳考禮則略遂乃覃精研思遐
稽博覽著公羊禮疏十一卷禮說一卷馮君章句旁通禮
經糜信漢議獨理何氏方諸前賢如合符契若其暴桑周
狗伏雞搏狸大義無闕識小斯在僂疾黨所踊上鑿行咸
屬方言俱非雅訓亦必疏其由來爲之左證作公羊問答
二卷荀慈明之問徐欽王愆期之答庾翼昔有其書今存
其目舊疏自爲問答茲篇蓋仿其例凡以導揚古義遵守
舊聞文淇賦質禱味莫測涯涘猥忘譎陋重荷誣諉但乏
孝綽之奇作未許同遊試元幹之藏書或堪授讀云爾
春秋左氏傳舊疏考正序

六朝諸儒說經之書百不存一使後人略有所考見者則
以唐人正義備載諸儒之說也然唐制試明經一依正義

非是黜爲異端遂使諸儒原書漸就亡佚故昔人謂唐人正義功過相等世知孔冲遠與諸儒刪定舊疏非出一人之手又永徽中就加增損書始布下知非孔氏之舊至於舊疏原文與夫孔冲遠等所刪定于仲謚等所增損者雖復覺其踏駁概謂無跡可尋近人有以舜典呂刑疏中兩引大隋謂非唐人之語然僅此孤證於全書體例未嘗細爲區分文淇質性駑鈍年二十始從友人所借得毛氏疏手自繕寫後乃得十三經注疏依次校勘朝夕研究竊見上下割裂前後矛盾心實疑之久矣近讀左傳疏反覆根尋乃知唐人所刪定者僅駁劉炫說百餘條餘皆光伯述議也文十三年傳其處者爲劉氏疏云討尋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以爲漢室初興捐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從魏其原本出劉累

插注此辭將以求媚於世此疏未著何人之說無以知爲光伯語及檢襄二十四年傳在周爲唐杜氏疏云炫於處秦爲劉謂非邱明之筆豕韋唐杜不信元凱之言則前疏爲光伯語顯然可見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頌疏云成功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於命聖聖之所營在於任賢賢之所營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衆和而事濟如是則司牧之功畢矣故告於神明也劉炫又云干戈旣輯夷狄來賓嘉瑞悉臻遠近咸服羣生遂其性萬物得其所卽功成之驗也此疏似前爲唐人之說及檢詩關雎序疏文義與此大同惟刪去劉炫又云四字據詩疏知此疏皆光伯語據此疏知詩疏皆非冲遠筆也約舉二端足見唐人勦襲之跡已然按孔氏左傳疏序云其爲義疏者則爲沈文阿蘇寬劉炫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疎蘇氏則全不

體本文惟旁攻賈服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為翹楚然聰惠辨博固亦罕儔而探賾鉤深未能致遠又意在攻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然比諸義疏猶有可觀今奉勅刪定據以為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既云據以為本原非故襲其說又序以旁攻賈服為非而疏中攻賈服者正復不少豈孔氏既斥其非而復躬犯其失光伯亦攻賈服非止蘇氏序稱辨博寡儔即指疏中駁正賈服者光伯之疏本名述議隋經籍志及孝經疏云述議者述其義疏議之雖指孝經述議而言其餘詩書及左氏傳光伯皆名述議應亦述其義疏議之然則光伯本載舊疏議其得失其引舊疏必當錄其姓名而或引申其說或駁正其非永徽中將舊疏姓氏削去襲為

已語便似光伯申駁唐人將謂光伯述議在唐人正義後乎唐書孔穎達本傳云本名義贊後詔改為正義今左傳疏間有刪改未盡言今贊者隱元年襄元年十一年二十九即是義贊序所謂特申短見者也其言今贊皆在舊疏之後而別為一說又疏凡云今刪定知不然者斯則沖遠之筆與序奉勅刪定之言合其無刪定之文必是光伯原本足知勦襲舊疏斷非沖遠之意而出于永徽諸臣之增損也又按唐會要云貞觀十二年國子祭酒孔穎達撰五經義疏馬嘉運駁正其失有詔更令詳定會要載詳定年月據孔氏序云至十六年又與前修疏人覆更詳審知為貞觀十六年永徽三年詔太尉趙公無忌等穎達本傳云于仲謐等就加刊正四年進之頒于天下以為定式然則沖遠受詔刪定在貞觀十二年更令詳定在十六年沖遠卒於十九年而永徽中諸儒考正僅及一載期限更促乖謬宜多

宋端拱間孔維表上五經正義云孔穎達考前代之文採
 眾家之說用功二十餘年成書百八十卷是乃未經考詳
 失其事實者也或又謂疏中每引定本易繫辭引定本二
 條書禮各數條毛
詩左傳所
 引最夥定本出于顏師古則疏為唐人之筆可知近世
 諸儒咸同斯論按顏師古本傳云帝嘗歎五經去聖久遠
 傳習寢訛詔師古於秘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是師古原有
 定本然漢魏以來校定書籍者正復不少即如北齊郎茂
 于秘書省刊定載籍隋蕭該開皇初奉詔與何妥正定經
 史又劉焯傳云焯與諸儒於秘書省考定羣言是齊隋以
 前皆有定本詩關雎序故正得失疏云今定本皆作正字
 襄二十三年傳申鮮虞之傳摯為右杜注傳
 摯申鮮虞之子疏云俗本多云申鮮虞之子今案注云傳
 摯申鮮虞之子若傳先有子字無煩此注故今定本皆無
 皆之云者非
 一本之詞也疏中所云今定本者當係舊疏指齊隋以前
 而言必知非師古定本者其驗有十焉禮器匹士太牢而

祭謂之攘疏云盧王禮本並作匹字今定本及諸本并作
 正字熊氏依此而為正字恐誤也據此是定本乃在熊氏
 前檀弓弁經葛而葬注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疏云皇氏
 云檀弓定本當言既虞與喪服注會云卒哭者誤也文王
 世子諸父守貴宮貴室疏云此貴宮貴室總據路寢皇氏
 云或俗本無貴宮定本有貴宮據此是定本亦在皇氏前
 其驗一也襄二十七年傳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
 睦於晉疏云古本亦有不重言諸侯者今定本重言諸侯
 劉炫云晉宋古本皆不重言諸侯不重是也劉炫豈及見
 師古定本而以定本為非其驗二也詩疏多引定本集注
 集注乃梁代崔靈恩所作若唐人引師古定本不應定本
 集注並列而定本反在集注之前其驗三也師古但定五
 經未聞更校公穀宣十七年左傳疏引穀梁定本作晉郤

克眇衛孫良夫跋公羊疏云舊本題云春秋隱公經傳解
詁第一公羊何氏今定本則升公羊字在經傳上退隱公
字在解詁下未知自誰始也則是公穀皆有定本其驗四
也孔穎達傳與師古同受詔撰五經正義今疏中有以定
本爲非者夫豈師古自駁其說其驗五也顏之推家訓云
齊疾痲遂店世間傳本多以痲爲疥俗儒就爲通云病疥
令人惡寒變而成瘡此臆說也今左傳疏云今定本作疥
若謂師古所定則是數典忘祖其驗六也匡謬正俗云襄
五年楚公子王夫字子辛今之學者以其字子辛遂改王
夫爲壬夫此與庚午不相類固宜依本字讀爲王夫此書
亦師古所作其定本應與之同今左傳疏作王夫不云定
本作王夫其驗七也又師古本傳云詔師古於秘書省考
定旣成悉詔諸儒議各執所習共相非詰師古輒引晉宋

舊文隨方曉答人人歎服帝因頒所定書於天下定本旣
已奉勅頒布正義豈能復議其非其驗八也舊唐書云貞
觀七年頒新定五經於天下永徽四年頒孔穎達五經正
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依此考試是則二書並行不聞以師
古定本載入正義其驗九也陸德明卒于高祖末年貞觀
四年師古始受詔考定五經詩兔爰箋云有所操戚也釋
文云操七刀反今作躁與定本異與箋義合魚麗傳云草
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釋文云定本芟作操七刀反
陸氏不見師古定本釋文乃兩引之且爲之作音其驗十
也凡此證驗易爲討覈定本旣非師古書則疏安見盡皆
唐人筆耶今一依孔氏序例細加析別凡得二百餘條釐
爲六卷其餘易尚書毛詩禮記諸疏猶將次第考正庶冀
六朝舊疏稍還舊觀云爾

黃白山先生義府字詁序

己亥春間觀察黃春谷先生出義府字詁各一帙見示曰
此余族祖白山先生所撰新從 文宗閣錄出者屬爲校
字將以刊行文淇受而讀之其有原書可檢校及灼然知
爲筆誤者謹爲改正不知則闕其閒有兩書俱見者如毛
詩之信信漢官儀之僕射及考工記兩樂謂之銑國語執
而紡於庭之槐彼此俱見當是編纂時偶未及檢又如義
府逋峻條引三國志趙達傳注而無所申釋亦是寫者脫
誤旣無別本可校謹仍其舊不敢妄有改易是書博大精
深所解釋者皆實事求是不爲鑿空之談夫聲音訓詁之
學於今日稱極盛而先生實先發之義府僂偃條下云僂
偃上力主切下於主切俯身向前也此背曲之病莊子作
侷僂字書僂尙當卽一義又左傳臧會竊其寶龜僂句此

亦以其形名之史記甌窶滿篝甌窶高地亦以其形名之
據莊子侷僂則僂偃僂尙僂句甌窶皆當作此音以語有
倒易字有通借諸書昧其義遂異其音此與王懷祖先生
廣雅疏證枸萑條下說同女陽物而晦時條下云左傳是
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此本四字成句二
句成韻隸釋孟郁修堯廟碑乾川見徵條下云漢碑多以
川爲乾坤字無作坤者易坤者順也順諧川聲而川又諧
紉馴諸字疑古坤字作川者假借用之此與王伯申先生
經義述聞同字詁吹字條下云許慎注詁詞也引詩吹求
厥甯愚按詁詞謂自解說其上文語意之詞詩邇駿有聲
以下四句皆發明文王有聲之義注但以邇爲發語詞是
不知說文詁詞之訓此與戴東原先生毛鄭詩考正說同
又如以與而通用引樂記治世之音安以樂也字一作兮

引淮南子其儀一也心如結也有讀爲又孟子聖人有憂之與上堯獨憂之句相血脉均與伯申先生經傳釋詞同是書別無刻本諸公固所未見然如以上所舉數端皆經生家奉爲圭臬者而具見于先生書中亦足見先生小學之精矣他如魏其武安列傳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謂此語隱隱帶刺時李廣爲未央衛尉程不識爲長樂衛尉未央宮乃衛天子長樂宮乃衛太后意言投鼠忌器以挑在坐諸人之怒隸釋都鄉正衛彈碑據漢官儀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正謂正卒衛謂衛士駁方桐山引周禮注街彈室之誤均足信今而傳後其餘有關於經史者不可枚舉讀者當自得之觀察嘗謂古人文字重聲而不重形故得其聲凡與聲相近之字皆可通假近爲文說發明以聲爲綱之義文

淇樞衣之際幸得旣聞其說觀察初亦未見先生之書而先生書中論字有初義之音有次義之音或字本無義以聲取之或借音專而本音遂廢幼眇之論已見萌芽將待觀察而昌明之矣

重刻舊唐書序

代

有唐三百年正史所關最鉅後唐長興中詔修唐書至後晉開運二年方纂成奏上五代會要中但言書付史館而未述刊版之事宋嘉祐五年頒新唐書於天下而舊書遂不甚行郡齋讀書志及直齋書錄解題雖皆載其書而不言始刊之歲月是北宋以前之舊槧其有無固無從考證明嘉靖乙未餘姚聞人詮督學南畿念舊書刻本漸少懼其就湮於是徧加尋訪得紀志於吳縣王延喆家得列傳於長洲張汴家其書乃南宋紹興初年越州所刻卷後載

有校勘姓氏舊唐書之流傳於明代者以此爲最古而卷帙尚有闕佚復假應天陳沂長洲王穀祥所藏本彼此補葺始爲完書刻未及半而詮以奉諱去官繼其任者請諸撫按與郡邑各官捐俸倡率凡歷四年而後告成其哀聚與刊布之難悉詳原序特當時聞本所據之書止就殘篇斷簡薈萃而成初非全部故魯魚亥豕之文夏五郭公之句正復不少論者惜其未盡善焉我朝稽古右文度越前代乾隆四年敕武英殿校刻此書聞本脫誤之甚者逐條釐訂各附考證於每卷之後及四十七年編定四庫全書特置此書於正史而皮藏於三閣閣本之考證又較殿本加詳惟是閣本但繕寫而未發刻讀者既艱於傳鈔殿本列於二十四史之內坊肆間罕有單行者寒素之家購求匪易而聞版久亡其書尤爲難覓

甘泉岑紹周提舉建功嗜學好書尤喜鐫刻古籍其友江都梅蘊生植之勸其重刊此書遂慨然獨任之延江都沈與九齡殷時若煥凌東笙鏞儀徵黃聖臺春熙分任校字

之事全書字句悉以殿本爲主其間有刊刻小譌爲人所共知者卽隨筆改正外此則不敢妄改至於行款書式則仿照汲古閣史書蓋毛氏所刻十七史久已風行海內而唐書有新無舊故特補其所未備也復延甘泉羅茗香士琳儀徵劉孟瞻文洪及其子伯山毓崧句容陳卓人立

排列各本討論羣籍得校勘記共若干卷凡殿本閣本之與聞本異者一一臚列並登載其考證而沈氏新舊合鈔所辨析者亦附見焉若夫北宋初年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書皆成於歐宋未修以前其引唐史確係劉書所據實最初之本足以補正聞本者不可枚舉皆採而集之

他如通典通鑑唐會要文苑英華以及十七史商榷廿二史攷異之類可以互證參訂此書者亦廣為尋校加以斷制其體裁義例悉遵 殿本 閣本之成法而推廣引申以竟其緒蓋 殿本之總校為沈歸愚尚書其自作考證跋語云蒐羅未備挂漏良多 閣本之分校為邵二雲學士其集中所載提要云參核攷定尚有待耳誠以官修之書人心不齊議論多而成功少每致卒業無期故但能略舉大端開其門徑而已後人若不由一反三因源及委其何以成前賢未遂之志哉今岑氏捐資既勇任事亦堅能集眾長而成鉅業昔元童時讀文選汲古閣本每慨然慕毛氏之為人毛氏之名今亦永垂藝苑此毛氏之福也毛氏有此名有此福而明於事者能效之則今岑氏是也揚州有力能刻古籍者甚多而願者究少則以此事亦須有

讀書之性情嗜好與辦事之才識福分談何易哉是書始刊於道光壬寅九月告成於癸卯七月計未及一稔而粲然大備衰年見此洵為快事故樂得序之

重刻郝太僕褒忠錄序代

明贈太僕卿郝公祠在揚郡西郊蓮性寺右其祠舊額曰忠節余考郝公在明季時未經贈謚其曰忠節者蓋鄉人私謚而舊志以為贈謚誤矣 國朝乾隆四十年 詔舉

勝朝殉節之臣核議予謚於是公與鄭公為虹得謚忠烈當公之守房縣也外援俱絕力盡而死其孤忠大節媲美睢陽自宜褒揚節義以風厲天下顧公死之後幾及一載其長子明龍馳驅數千里控德戎馬之中哀求贈卹又有同里張忠節公為之左右督師楊嗣昌始為題請建祠贈蔭而易名之典猶闕如焉然後知我 朝旌表明季殉難

諸臣其曠典爲從古所未有也余葺公祠宇因易其舊額而顏之曰郝忠烈公祠旣已爲之記矣其褒忠錄一書乃公子長君所輯後漸零落乾隆乙酉如皋姜君忠基重謀剞劂桂林陳文恭公爲之序而未果竣工至丁未秋公之六世孫梅謀於其友捐貲付梓始克告成郡人李君斗畫舫錄所記之褒忠錄卽此本也其細目詳載畫舫錄中惟袁繼成所作之祭文雷士顛所作之傳畫舫錄皆以爲杜補堂作則李君之疎也今距乾隆丁未五十二年而其板又亡失過半存者亦漸漫漶不可識別郡之紳士醵金重刻余旣於記中詳載諸君姓名刻旣成復爲書其緣起而因以歎世之托文字以傳者猶或有時湮沒惟表揚忠節者其文字必不可得而湮沒也於是錄之刻信之矣

江甘貞孝節烈總坊錄序

代

嘉慶十一年元與伊墨卿太守於縣學節孝祠中議立四碑將江甘兩邑待旌貞孝節烈婦女姓氏鐫諸碑石其時未有請建總坊之例故創爲此舉以冀垂諸久遠十六年修府志時卽據此碑采入志中道光七年武進陽湖兩邑紳士請建總坊得旨允行於是江蘇各屬彙請者

次第舉行而江都甘泉兩邑亦於二十二年由學轉詳請建總坊禮部議准奉旨依議旋經樹立總坊於節孝

祠前並於祠內設位致祭而旌表姓氏總錄尚屬闕如汪編修廷儒輯爲總錄捐貲付梓茲請假歸省請序於元元惟總坊之立前此所無今奉旨允准直省通行有

以見聖朝風化之盛卓絕千古故褒錫之典爲

曠代所未見也錄中首載公牘一卷次列兩邑新旌姓氏凡一千四百八十六人分爲四卷建立總坊後又續采

得合例 旌表者一卷以待續請而元所立之題名碑及
府縣志所載未請總坊以前已蒙 旌表者將學冊神主
參互比對各爲一卷其有筆畫訛誤姓氏歧複者詳爲辨
正而事實見於各家詩文集小志者亦間爲采輯以備續
修志乘者有所徵從編修好善之意有足嘉者元故樂得
序之

廣列女傳序

代

桐城劉君孟涂余久馨其名未識其人嘉慶丙子余撫中
州時孟涂來見以詩文就質其詩才高筆健接跡前賢駢
體獨出機杼余甚重之別後遂不相見而時以詩文函寄
後聞其客死亳州亦絕不知其家消息丙午冬其子少涂
繼來謁始知其詩文集四十卷爲其友姚君伯山所刊先
是孟涂以其母夫人吳氏撫孤守節之故輯廣列女傳二

十卷藏諸篋笥尚未付梓孟涂卒時少涂甫三齡病且殆
孟涂之喪適歸其配倪孺人大慟曰吾夫旣客死於外而
子之病又甚危篤吾夫殆無後矣卽自剄不殊至人定後
卒自經死去孟涂之卒才百日今少涂幸得成立年甫踰
冠卽橐筆走京師節省館穀刻成此書以成父志以彰其
君母之烈可謂偉然佳子弟矣孟涂此書之例斷至明止
余謂二母之節烈不可沒也少涂當輯二母事實卽以祖
母殿諸節婦之後以君母殿諸烈婦之後誰曰不宜孟涂
尚有未刻書八種論語補注三卷大學正旨二卷中庸本
義三卷孟子拾遺二卷續集六卷外集六卷別集六卷詞
一卷共二十九卷皆少涂所搜輯錄有清本爲著其目於
此

魏延昌地形志序

代

魏收所撰魏書地形志二卷簡略太甚其敘州郡不述太和全盛之規轉錄武定分裂之制識者病之平定張君穆著有延昌地形志一書其大旨謂魏收書乃東魏之志與北魏無涉於道武太武建國之模孝文宣武叛垂之業一字不紀而徒貢諛高齊自來志書無此荒謬乃博采旁稽重事釐訂凡古書及金石遺文有涉及魏事者必詳采之西北陂唐堰澤中尉紀敘最詳今并考其興廢及見今情形冀後來者有所取法收志譌字甚多以酈氏水經注及各地志訂其譌脫有總圖有各州郡圖載每卷之首余略爲繙閱洵爲實事求是之書其中尤精確者如并州上黨郡之石井關收志沿班志上黨郡有天井關之文不知漢上黨郡南逾陽阿魏上黨境南不過元氏乃改繫之建興郡高都下并州平陽郡之禽昌縣云卽漢晉之北屈不知

漢晉北屈縣在今吉州東北魏禽昌縣在今平陽東洪洞東南相距絕遠斷非一地並推詳其致誤之由永安郡平寇縣有雞頭山神祠謂卽今忻州繫舟山之支阜繫舟雞頭聲轉最近浮陽郡章武縣有大家姑祠或云麻姑神據寰宇記清池縣有麻姑城而水經濁漳水注清河又東北逕紵姑邑南俗謂之新城俗說麻姑蓋卽由傅會紵姑之名而起紵麻義相通又此書雖爲魏志而作兼爲讀水經注者示其表畷故凡與酈注相涉者每不憚詞費然亦不意存左袒如太倉翟泉則從伽藍記而不從酈氏之說至於戴氏所校之本未免意爲刪改如收志濕沃縣有后父城卽溧水注之后輔城近本后譌作右戴氏不知取證收志而改右爲左凡若此者亦一一辨正之其繫以延昌者據初學記引括地志云魏孝文帝都洛陽開拓土宇明帝

熙平元年凡州四十六鎮十二郡國二百八十九矣熙平者宣武延昌四年之後一年也元魏之盛至此已極故斷自延昌也余於嘉慶十五六年間在京師文穎館總閱全唐文時館中供事於永樂大典中抄得古洛陽圖數紙內有後魏洛陽宮城圖金墉城圖所載宮殿樓觀甚詳並有李彪崔林長孫稚鄭道昭諸宅其圖非後人所能臆造試取觀之倘亦有所裨助焉

校刻宋元鎮江府志序

代

余家久藏宋嘉定元至順寫本鎮江志二部乃乾隆六十年宣城張木青學士燾所贈之書嘉慶間曾經進呈內府又錄兩副本一藏家中文選樓一藏焦山書藏以待有志者刊之良以二書有關於京口之掌故甚鉅也京口自東晉以來屹爲重鎮流民僑郡分併改隸都督開府參佐從

事寄治版授建置紛煩以及宋之差遣元之掾屬讀史者憚於鉤稽往往沿訛襲謬今詳觀宋志於六朝僑寄郡縣縷析條分於節度觀察等官罷復紀之甚詳其刺守歷任年月於紀傳所不載者皆稽考得其次序是故一人之傳必參酌羣書而後定如刺史韋損傳以唐地理志練塘碑及李華復練塘頌序招隱大律師碑參定都知兵馬使張子良等傳以新舊唐書李錡傳舊唐書憲宗紀通鑑太平廣記參定此例爲前此作郡志者所未有至於元至順志本承宋志而作然絕不勦襲其書宋志於刺守宰貳等官載至嘉定九年止而元志卽從嘉定十年起其例尤爲可法土產門引說文廣雅字林方言等書亦地志中所僅見又二書於晉宋以來士大夫居宅墳墓皆詳其坊巷鄉都所在其作銘作記之人亦莫不羅列雖遺跡久湮而按籍

考之猶可得其彷彿後人性好簡略鮮有及此之詳明者其餘精當處亦不勝俚指二書洵海內之秘笈也乃問之鎮江人無肯槩之者余於送楊忠愍公墨蹟歸焦山記中已慨乎言之去冬丹徒包景維良丞介吳陶伯孝廉文鑄來謁余談次及之景維因言及其考中憲知有是書欲刻未果今願刊布以成先志余因出家中選樓本並發焦山書藏本校竣仍再加緝閱選樓本為歸安嚴久能元照所校焦山本為烏程張秋水鑑所校又丹徒戴桐孫守梧亦有籤記其中精確者致多然槲引其端未竟其緒復屬門下士劉孟瞻文淇暨其子伯山毓崧詳考全書體例及所徵引各書正其譌誤作為校勘記四卷附刻於後二書俱不著撰人姓名書錄解題有盧憲鎮江志宋志中稱憲者四條因共定嘉定志為盧憲所作而至順志則不知出於

誰手適丹徒柳賓叔孝廉興恩以書來告謂檢鎮江府志成化舊序知至順志為俞希魯所作余按俞氏乃元末遺老為金華宋濂所推若非詳撰此志烏知俞氏之學精密若是則刻書洵有功於古人也是書初刻時不知書中載包氏名人甚多乃校勘後知包氏為丹徒舊族宋元二志人物門俱以漢大鴻臚包咸為首厥後包融包何包佶俱有名於唐代而元志俞庸修高資橋記亦言丹徒包氏不墜先業中憲名祥麟字厚村捐賑施藥頗多善舉實為鴻臚之後雖此書朽蠹而班班可考然則是書之刻於包氏固天理當而人心安也刻既成余故樂為序之以為刻古書者勸

宋元鎮江志校勘記序

校刻古書難矣而展轉傳抄之書則校刻尤難是故宋元

槧本及影宋抄本皆可據原書付梓間有訛誤著於別錄而不必改易舊文至於傳抄之書脫文錯簡往往而是若不刊謬正訛則其書幾不可讀亦憾事也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凡從永樂大典錄出者悉經刪衍補脫京口耆舊傳陳升之許暘米友仁邵飾譚知柔李珙等傳案語或引嘉定鎮江志或引至順鎮江志疑二書亦從大典中錄出館臣曾見是書而未經編定故有宋志斷爛而以元志補之者有元志淆譌而以宋志彙入者有子注而誤爲正文者有子目而混爲總類者選樓校本及焦山校本已詳言其誤今因包君景維刊刻是書相國阮公命文淇及子毓崧重加校正並諭以不必以掣經室提要在前有所牽就總期實事求是不爲鑿空之談爰取二書反覆詳校其有彼此互淆前後倒置者悉加釐正而仍載原文於校勘記

並述其所以改易之故至嘉定續志咸淳志永樂志之彙入二書者則另入附錄之中而不加刪削俾後人得以考見昔宋彭叔夏作文苑英華辨證其體例大約有三實屬承訛在所當改別有依據不可妄改義可兩存不必遽改茲編所校略仿其例其有以一條而彙舉各條者亦彭氏之例也惟是學識譾陋疎謬猶多尚望博雅君子匡其不逮焉

揚州水道記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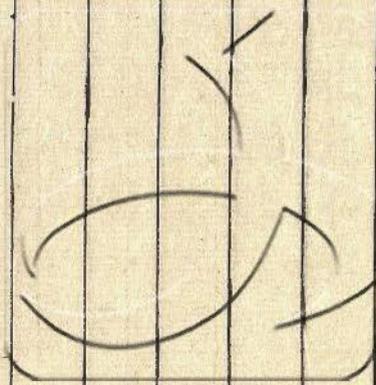
丙申之春李蘭卿先生升任山東都轉留揚候代邀余與吳君熙載至權署纂揚州水道記余與吳君商訂凡例先運河次兩岸工程次兩岸諸湖余分任運河及兩岸工程吳君分任兩岸諸湖都轉盡出藏書及河工官牘有涉于揚州河事者皆筆記之凡三閱月檢書幾及萬卷方事編

輯而都轉遽歸道山斯事遂寢去歲間居多暇乃發篋檢舊稿閱之時吾友劉君楚楨所著寶應圖經久經脫稿其間敘邗溝變遷至爲詳晰因師其意先爲運河考八卷凡入閱月而書始成客詰余曰南北運河綿亘數千里子僅記揚州抑何陋也且欲治揚州運河不當於揚州求之必黃不入運而後揚州之運河可治自明以來河道屢變河患已亟子區區述揚州沿革又何裨乎粵稽吳子溝通江淮漢晉六朝雖有變更然漕運略不藉此洎唐高宗以後漕事歲益增多開元十八年裴耀卿條上便宜謂江南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卽逢水淺已有阻礙須留一月已上至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請于河口置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代宗廣德二年劉晏領轉運使自揚州遣將部送

至河陰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是裴耀卿劉晏始爲轉般之法宋人于真揚楚泗置轉般倉殆卽效法唐人唐李翱來南錄謂二月丙辰次泗州見刺史假舟轉淮上河如揚州庚申下汴渠入淮經盱眙至楚州宋樓鑰北行日錄謂淮陰六十里至洪澤前去歐家渡極淺借潮于瀆頭神欲候酉潮而申初已應開閘張帆三十里過瀆頭又三十里至龜山以風大不可出淮次日出淮三十里至盱眙渡淮至泗州李翱謂由泗州假舟入淮是至泗州換船矣樓鑰謂到洪澤候潮乃開閘是宋人于洪澤鎮置閘矣蓋唐宋之時淮與黃河絕遠故江淮間無河患明永樂間遷都燕京平江伯陳瑄始改運道隄管家湖鑿通清河縣南之淮河接黃河口爲運道出入

然慮黃河入運不免停淤于是仿宋洪澤牘制於河口建新莊閘並福興清江移風板閘爲五閘互相啟閉運河止許糧船鮮船應時出口都漕官遣官發籌或三五日一放船過盡口卽築塞五牘鑰匙掌于都漕口之出入監之工部其大小官民船悉由仁義等五壩車盤以出外河清江瓜儀口子有敢私擅出入者罪至重夫平江雖爲直達之法而必嚴其啟閉之制者蓋深慮閘制不嚴黃必敗運也其後官民厭車盤之艱一皆由閘而閘制遂隳黃水日以浸灌此非平江之過也然平江自爲其巧而欲衆人之安于拙其勢必不可得今淮身淤墊日甚策治河者能做唐宋轉般之法使黃自黃而淮自淮任拙而不任巧河患庶有瘳乎余謝之曰余揚人也僅記揚事而已他未遑論也客退余因述作書之緣起而並記與客問荅之語以爲後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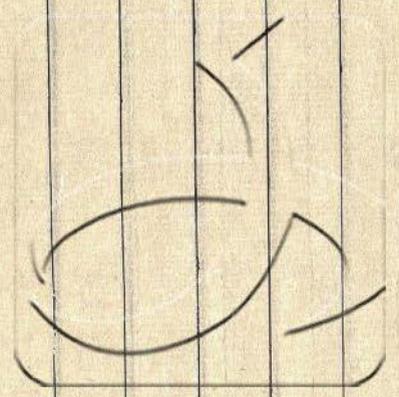


青溪舊屋文集卷六

夢陔堂文說序

儀徵劉文淇

夢陔堂文說者觀察黃春谷先生之所作也先生以揚雄有童子彫蟲篆刻壯夫不爲之語而後世之輕視文辭者輒祖述雄語以爲口實雄又以史遷行不副文是非謬於聖人而班固亦卽以其語爲傳贊又申之以先黃老後六經等說儼然與雄爲一倡一和因作文說正之凡若干篇其中論雄者至多而論固者僅一篇以是書專爲辨雄而作也書作於癸巳成於庚子先梓其十一篇而命文淇序其緣起夫雄固之失先儒亦嘗言之而雄之作奸於前固之效尤於後則前人從無論及之者先生慨然發憤條舉二家之失皆根據史傳不爲鑿空之談雄謂辭賦壯夫不



爲而雄所作諸賦正在壯年雄自序其賦謂多諷諫之辭人皆信以爲實而不知賦作在先序作在後賦作於成帝之時比昭儀於西王母又以崑崙爲西王母所居賦中所用故實皆係崑崙其所以獻媚於昭儀者至矣晚年作序乃自託於諷諫是其巧於作僞也其他雜文及法言太玄諸篇皆一一條其謬妄而司馬相如東方朔之爲雄所排詆者亦皆辨明其冤廓清之功比於武事矣至於班固誣遷之罪較甚於雄漢書不應爲雄立傳其所以立雄傳者固恃雄爲奧援以爲誣遷之地他傳皆作史者撰述之辭獨於司馬遷揚雄二傳則全錄二人自序之辭蓋固若實敘二人之事則遷所以任中書令之故與雄仕莽之事皆不得不言故創爲此體且史公報任安書先言陵敗書間即敘召問之辭後乃言李陵旣生降是聞敗在前聞降在

後班固於李陵傳顛倒其書中之事以爲陵降之後遷猶推言陵功遷作中書令在武帝旣悔之後固沒而不敘但言尊寵任職夫中書令即尚書令也爲權要之職固於百官公卿表不獨不著其中書令之官並尚書令之職而亦滅滅之又於成帝紀及張安世京房賈捐之劉向等傳任意增添以成其含混之計先生披卻導窾迎刃而解可謂洞悉其情狀矣至其所以表章太史公者尤不遺餘力謂史公自序中兩太史公曰前稱其父談後乃自稱故別行另起徧舉孔子世家及老莊申韓仲尼弟子孟子荀卿諸列傳之辭及五帝本紀贊以明其所以尊聖表經而黜黃老者甚至外戚世家危言讜論委曲申明莫非原本聖經以爲垂戒章比句櫛洞豁昭晰洵讀史者之一大快事也雄又謂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特設風勸二字以陷司馬

相如乃先誤解詩序序謂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乃所以明正風而非變風自雄以風爲刺惡而後人之讀詩序者不明風刺諫戒等本然之字義以爲屬於衰世闇主之規譏而詩人溫柔敦厚之旨以失先生謂六經莫外於小學小學者卽載道之文字而文字之訓詁莫非本於聲音故凡字義以所從之聲綱爲主而偏旁乃逐物形迹之目又謂字義必視乎隨文所用而字之本義則一核其本字之聲斯義無不明而其字義遷流之故亦卽於字中可見明乎此則知風刺諫戒等字初不主于刺惡而詩序上以風化下數句益確然知爲正風而非變風此皆發前人所未發者尤治經者之一大快事也先生嘗謂著書立說原不必好議前人然學術之是非關乎人心之邪正迹雄之所以毀

遷者乃惡遷之尊孔孟闡六經於前無以爲己之地故謂子長云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以見遷之不能闡明聖道其實遷無此語卽遷父談亦無此語雄組織談之語意以成此辭固之所以毀遷者固效遷之體例以爲漢書攘竊其辭又欲沒遷之善以揚己名乃多爲誣陷之語使徒震乎揚班之名而一任其是非混淆邪正倒置亦學術人心之患也世之讀是書者苟能細爲尋繹則先生嘉惠來學之意與其不得已之苦心其亦可以共見也已因撮舉是書之崖略以諗世之實事求是者

洗冤錄辨正序

代

前漢書辭宣傳遇人不以義而見疵者與瘡人之罪鈞惡不直也注應劭曰以杖手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癥者律謂瘖瘡所謂律者漢律也意古必有檢驗之法

與律例並行額其書多不傳傳者以洗冤錄爲最古宋孝宗淳熙元年浙西提點刑獄鄭興裔創爲檢驗格目上之于朝頒下諸路宋惠父又博采諸書增以己見名曰洗冤集錄後世刑名家奉以爲金科玉律嘉定錢少詹事養新錄謂輟耕錄記勘釘之法而以爲初聞然此錄已先有之又謂此書屢經後人增改失其本來面目唯初刻爲可貴嘉定瞿木夫先生爲詹事之婿宏通博雅得元刻宋淳祐本以校正今本凡若干條名爲洗冤錄辨正余通籍後服官刑部充則例館提調且十年深知此事之難遇有名法家古書善本必多方假抄今得先生是書亟爲刊布以廣其傳嘗讀晉書刑法志謂在昔前漢著律凡六十篇世有增損錯揉無常後人生意各有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季長鄭康成諸儒十有餘家魏明帝下詔但得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蓋古大儒精於律令以茲事任大責重故以治經之法治之析其章句正其訛脫如此之詳且盡也况推鞫大辟之法自檢驗始此書所關尤非淺鮮吾願良有司各置一冊于座右焉

海陵文徵後序

萃一郡一邑之詩文以爲集者六朝以來已有之而其書多不傳其傳者北宋孔延之會稽掇英總集南宋董弁之嚴陵集然二集體例凡有關於本郡者卽錄之不盡土著之人明程敏政新安文獻志其甲集六十卷皆其郡先達詩文故當時推爲鉅製至於萃一邑之詩文以爲總集其最著者元汪澤民張師愚所同編之宛陵羣英集然有詩而無文明張應遴海虞文苑詩賦雜文莫不悉載然所輯者僅有明一代之文卽明一代之中又略於遠而詳於近

論者謂時代既近牽於鄉曲之恩怨不免有所濫收凡輯一鄉之文者均不免此失甚矣編集之難也吾友泰州夏君退庵輯海陵文徵正集二十卷自張懷瓘至湯治昭共七十二人凡爲文四百六十篇其蒐采之勤亦云至矣而吾所歎服者尤在於抉擇之精且嚴也邑中有僑寓數世可稱土著而籍貫仍隸他邑者則列于附錄之中而不入正集東臺自乾隆三十三年由泰州割出分置今錄東臺人之文斷自乾隆戊子以前又集中所采輯者大率有關於地方利病及闡揚忠孝之作凡風雲月露之辭概從刊削卽墓志行狀傳述亦必人屬名賢事關倫紀而後采入讀其凡例可知其體例之善矣退庵博學工詩撰述甚富海陵文徵之外又有附錄十二卷詩徵十六卷泉譜八卷筆記十六卷而其所最注意者尤在於是編樣本甫寫定

而退庵遽歸道山喆嗣子猷嘉謨克成先志節嗇衣食以貲付其從兄子猷嘉穀來郡付梓是皆佳子弟也刻旣成屬文淇爲之序文淇與退庵交最久而先母氏凌系出僉憲之後僉憲爲海陵鄉賢退庵凡例中謂凌僉憲舊業堂集關係桑梓最爲切要者也挂名簡末有深幸焉

瓊花志序

揚州蕃釐觀府志以爲卽古后土祠漢成帝元延二年建自漢至六朝其名不顯唐高駢爲淮南節度使始崇大之羅隱有揚州后土廟詩九域志謂后土祠今改爲蕃釐觀則蕃釐觀乃宋時所改也觀中有無雙亭因瓊花而得名或以爲宋元憲建或以爲歐陽文忠建然唐王承烈詩已有無雙亭下人聚觀之句則唐時已有無雙亭矣歐宋二公或重修葺耳觀中瓊花唐人每詠之至宋詩歌尤盛說

瓊花者或以爲卽玉蕊或以爲卽聚八仙幾成聚訟然唐
宋人之詩具在也杜棕詩歲開兩度可人誇李文饒詩一
年開兩度誰不慕高風王元之詩誰移琪樹下仙鄉二月
春冰八月霜是詠花之時杜牧之詩風香破九苞歐陽文
忠詩九朶仙風香粉膩王定國詩九朶齊開小簇球是詠
花之狀王承烈詩綠葉叢中呈一白萬紫千紅失顏色李
泰和詩一白離塵壒李文饒詩色瑩鵝黃淡香浮翠葉叢
郝伯常詩冰蕤膩碧開勾玉香粟含黃簇蕊珠是詠花之
色或言白或言黃白言其瓣黃言其鬚也至此花之香則
九域志所謂香如蓮花清馥可愛者可想見之而或疑瓊
爲赤玉名與花不類此蓋因說文而誤段氏玉裁謂說文
本作瓊亦玉也後人誤亦爲赤瓊字上下文皆云玉也則
瓊亦當爲玉名倘是赤玉當厠璊瑕二篆間矣詩瓊琚瓊

瑤毛傳云瓊玉之美者按段氏謂說文赤當作亦雖無依
據然謂瓊非赤玉則甚確且自來詠雪者皆擬諸瓊瑤則
瓊花白色而非赤色明矣顧揚州瓊花甲於天下前人題
詠者亦夥而未有裛集其詩者吾友貴君祈年因明人馬
駢瓊花志舊本去其雜亂者又搜索羣書而潤色之成瓊
花志十二卷又別輯瓊花集十二卷祈年爲吏部仲符先
生詰嗣吏部碩學鴻才爲遠近推重祈年幼承家學淵源
有自故所撰著攷核精詳非僅搜羅之富已也書成誣諉
作序余因撮舉瓊花之大凡以諗世之讀是書者毋以玉
蕊八仙混之也

陋軒詩續集序

吾友夏君退庵旣購得繆氏所刻陋軒詩集板又獲陋軒
未刻詩冊輯爲兩卷刻成未及印行遽歸道山哲嗣子猷

以集見示並乞爲之序余謂野人先生詩前人序之已詳復何俟鄙言贊說而續刻始末則固不可不序也先是東陶施君井亭藏陋軒未刻詩二冊一爲孫豹人手訂一爲陋軒自抄乾隆戊子宮君節溪遊東陶於井亭處見之攜歸其孫文波爲退庵僚婿取以相贈計詩三百六十餘首其已見陋軒詩刻者約十之一餘皆世所未見又得周櫟園孫豹人序兩篇亦前集所未有退庵詳加遴選得詩百二十餘首分爲上下卷以付諸梓將與初集並行此事詳退庵所著筆記中退庵所得詩冊余未之見然觀初集猶閒有酬應之篇而續集則皆陶寫性靈之作以是歎退庵抉擇之精也余猶憶辛丑閏三月間退庵自郡城歸舟已將發過禪智寺於壞壁石刻中錄得先生二絕句云長公詩句在香臺六百餘年沒草萊片石不愁零落久琅邪居

士會尋來拭盡寒煙舊蘚痕新題陳迹共相存老僧漫說因緣事綠草春風滿寺門此詩蓋爲漁洋先生獲東坡石刻而作初集續集皆未載退庵得之狂喜遍以告諸同人情景宛然在目因並記之以見其搜輯之勤如此退庵博雅多才著作甚富所輯海陵文徵詩徵尤有關於鄉邦文獻倘有好事者取以付梓庶不負退庵辛苦綴輯之意也

經遺堂集序

江都韋酉山先生博學通才所著詩文詞集二十六卷蔚然鉅觀丁小研比部序中言之詳矣文淇與校字之役獲覩全集竊歎先生之政事卓絕迥非尋常俗吏之所可及也先生以名進士出宰廣西歷蒼梧懷集馬平凌雲四縣以彊直爲同僚所忌讒諸上官卒以軍需案罷官謫戍士論惜之其在馬平也江上有搶奪案先生聞報卽馳騎往

捕賊方入鄰村分贓未散全數弋獲一訊服罪卽日具讞
詞以上每冬初粵東將軍委弁赴滇買馬至柳江移縣代
雇民船先生以非民情所欲爲免其役湖南崗苗之叛督
撫赴柳江防堵懷遠令某捕得難民七十餘名誣服從賊
招解到郡檄先生覆訊平反其獄難民得釋縣捕役名曰
鷹捕有蔣標者索事主賄先生立斃之杖下一縣肅然提
標兵七千名在城歲終例借縣倉米千石歷年多不能給
先生力爲預籌如數支借六營歡感此皆見于題馬平衙
齋詩注中者其在蒼梧懷集凌雲也地尤繁劇凡有來訟
者先生據几手自立讞凡二千宗皆剖斷明允其見於詠
歌者則如集中箬葉刀青竹竿一片碣山有木諸樂府是
已而先生顧歎然不敢自矜也其蒼梧行部詩云兀然據
牘背涕淚下被筆才拙勉清靜此外又無術懷集縣憫農

行云我來因陋無良籌民訟水利爭呶嘍眼前勘斷非遠
謀勸分行部心懷羞則其勤求民瘼不自滿假可知又如
泗城府復南北關左江江心巖暨瑤人獻歲岑將軍廟諸
碑文具見先生不鄙夷其民無事不與民休養而其正祀
典整民俗之意反覆詳盡其治視古人亦何多讓後之人
欲考先生政事者胥可於詩文中求之則是編固不可不
亟刻也先是甲午乙未間余與小研比部嘗同文酒之會
每言先生全集副本久藏笥中行將付梓未幾而比部遽
歸道山茲事遂輟今年春先生高弟江君鳴玉文君汝梅
范君凌靈楊君亮暨同志友夏君慶保汪君廷儒搜求先
生遺書力謀剞劂適程君焜得一寫本於其族子雅扶處
自歛郵寄較比部所藏尤爲完善比部喆嗣光煦篤念師
門追承先志遂以百金付余俾鋟諸木同里岑君建功黃

君爽蔣君照陳君輅復出貲刷印百部令讀者先覩爲快而先生之孫光祖亦於是秋補博士弟子余故備述先生政事之美見循吏之必當有後並是集刊布之難如此光祖其克守遺經繼先生未竟之緒也

夢陔堂文集序

吾鄉黃春谷先生早負重名與焦里堂江鄭堂鍾保岐李濱石諸先生聲應氣求極一時之盛文淇童年在家塾中已旣聞之後讀漢學師承記謂先生天資過人爲漢儒之學篤志研究得其精微通歷算能辨中西之異同又工詩古文自出機杼空無依傍寓神明於規矩中不屑爲世俗詩文者也心竊儀之及聞汪孟慈言先生著有讀周官記讀毛詩記各若干卷於是嚮往倍切時先生遠宦粵西無由親炙比自粵歸孟慈又入都中尚以不得階主未敢造

次請謁而先生忽偕梅蘊生過訪因招同羅茗香劉楚楨王西御吳熙載王句生常集蓼園爲文酒之會暇又至余館中縱談今古輒移晷刻自癸未至壬寅歷二十年之久是時先生曩日講學諸友零落殆盡所常往還者祇文淇輩六七人先生篤忘年之誼纏綣綢繆每有所作輒舉以相示竊見先生嗜學之專有非寒畯所能及者宜乎所造之深邃也先生於人事酬酢外終日坐一室中羅列羣籍徧爲探討心有所得奮筆疾書俄頃千言夜則燃二巨燭冥情搜索必四鼓乃寢率以爲常其夜讀之况詩集中每自道之江氏所謂篤志研究者誠哉其篤志也當初見先生時請讀所著詩禮劄記先生荅以祇有草稿尚未成帙厥後稿燬于火先生亦不以介意蓋其所專致力者在於文說經說文說已刊行者十一篇經說百餘萬言尚未編

次而大指已具於文集中作文說經說時詩文亦不多作就詩文二者論之先生素以詩自許未嘗以文自豪卽與同人談藝亦論詩至多而論文絕少然觀文說第一篇論文章關繫至重首詳文之體用次述文之藻績聲韻而要歸于措辭不詭于正持論極爲精確先生固深于文者集中諸作多直抒胸臆無不達之辭亦無不盡之意融會古人神理而不規規然襲其迹象江氏所謂空無依傍者誠哉其無依傍也公子善庭刻文集旣竣事屬爲序其大凡文淇袖釋全書深歎江氏之所稱道者爲得其實因推闡其說以識簡末

舍是集序

昔劉知幾謂作史有三長曰才曰學曰識後人取以論詩謂作詩者亦必具三長而後其詩乃工錢辛楣先生申其說云放筆千言揮灑自如詩之才也含經咀史無一字無來歷詩之學也轉益多師滌淫哇而遠鄙俗詩之識也是固然已竊謂三者之中尤必以學爲本才非學則不展識非學則不卓吾友王君句生性情肫篤淵源庭誥工爲古文詞尤好爲詩自漢魏以及三唐剖析原委考究得失其於諸家體製聲調神韻體會至微而抉擇至當故其爲詩也典雅和平舉世俗疎淺浮薄之習一洗而空吾於是歎句生才之博識之高而尤服其學之邃也句生旣長於詩顧不欲以詩自見而名其集曰舍是蓋深知學詩之難而又以士人所當學者非詩之所得盡故前此數十年專用力於詩亦旣卓然有以自見而猶歎然若不自足謂不能逮古之作者後此則屏棄一切務爲有用之學深以從前之作輟爲恨謂爾後詠歌之事不擬更作而欲專力治經

以續成舊學其意謙而志銳爲何如耶昔洪稚存孫淵如兩先生皆先爲詞章之學而後從事於經卒之經術文章兼擅其美以句生之勤學若是其於詩也旣奄有眾長則其治經也必能發揮前賢之微言奧義矣余才識謏陋所學又不能專遜於句生遠甚頃以梓詩屬序固辭不得因念句生好左氏學左氏史家之祖遂舉三長之說以復焉未知有當於句生之意否也

句溪雜著序

嘉慶庚辰冬先舅氏凌曉樓先生自粵中返里家居授徒卓人年甫舞勺受業於門天資穎悟已具成人之概道光甲申先舅氏客授他氏卓人遂學於梅君蘊生受詩文之法學日進乙酉春先舅氏復家居閉戶著述精公羊春秋兼通鄭氏禮卓人復從受經既聞緒論斐然有著述之志

洎先舅氏臥病董子祠中令卓人問字於余余學殖荒落於先舅氏無所肖似而公羊禮服之學卓人蚤得其傳遂乃博稽載籍凡有關於何鄭之學者手自抄錄推闡其義所著白虎通疏證十二卷實能條舉舊聞絕無嚮壁虛造之說今歲季夏發行篋中說經之文若干篇先付諸梓而乞序於余余維漢儒之學經唐人作疏而其義益晦徐彥疏公羊空言無當賈孔禮疏亦少發明近人如曲阜孔氏武進劉氏謹守何氏之說詳義例而略典禮訓詁歛金氏程氏習鄭氏禮顧其所著書往往自立新義顯違鄭說先舅氏怒然憂之慨然發憤其於公羊也思別爲義疏章比句櫛以補徐氏所未逮其於禮也思舉後儒之背鄭氏者一一駁正之惜晚年病風精力不逮僅成公羊禮疏十一卷禮論百餘篇卓人行將校文東觀會議石渠讀生平未

見之書以續成先舅氏未竟之志是則余所深望知卓人亦必有樂乎此也

娛景堂集序

寶應劉君幼度以嘉慶丁卯舉孝廉屢躋禮闈老始爲五河校官未滿任輒請告歸道光己亥五月以疾卒于家時君弟楚楨館于郡城聞訃奔歸檢其遺稿得娛景堂集三卷皆君所手訂者楚楨旣來郡舉以示余余受而讀之其說經之文不主故常要能實事求是其尤精者如易否卦小人吉大人否謂吉當作喜古篆文吉喜二字相似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言貞吉不言不貞吉言利禦寇不言利爲寇上九先否後喜以否喜對言尤其明證洪範九五福五曰考終命謂考讀爲左氏傳下臣獲考之考釋詁考成也赴義捐生以成其志謂之考

故解揚臨刑而曰獲考終命謂終其正命以見考非老壽之謂蓋赴義捐生者雖不壽不得謂之凶短折偷生忘義者雖壽不得謂之考終命禮記中庸禘嘗之義謂專言禘嘗者蓋謂明乎所以重之之義則治國不難非泛言祭祀祭統云古者于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朱子謂四時皆祭舉其一非是皆有功于經義其他論史諸作具有特識文筆亦廉悍之至可以傳後矣憶余因楚楨納交于君幾二十年君嘗往來郡城每與談論偶出所作詩示余旣爲之序其鶴汀詩鈔矣而絕口不談經史身沒之後余得讀君遺集乃知其于經史之學至爲深遠余前序君詩謂謙雅之量爲不可及者於茲益信爰促楚楨付諸梓而牘述其大略以告後之讀君書者

雲陽陳氏族譜序

代

古人有家廟而無宗祠老泉作蘇氏族譜立亭于高祖墓
塋之西南而刻石焉名之曰族譜亭無所謂宗祠也然自
元明以來宗祠與族譜相爲維繫有宗祠斯有族譜江以
南聚族而居族各有祠祠各有譜其敦宗睦族之誼較諸
江北爲厚然其作譜之弊約有二端一則遠攀華胄一則
妄撰懿行是皆誣其祖也陳子柏君以重修家乘介及門
請序于余陳氏以伯三爲始祖伯三爲少陽先生再從昆
弟之子自宋及今登仕籍者寥寥數人而其嘉言善行亶
亶可紀詞皆簡質絕無牽附浮夸之弊其譜三十年一修
自嘉慶癸亥之後迄今三十餘年矣柏君與其族人募資
重修余嘗慨士大夫宦成之後求田問舍日不暇給而於
修譜葺祠之事置若罔聞而陳氏多力田之人乃能念木

本水源之義於修譜一事殫厥心力以底于成不亦有足
多者邪抑余又有進者族譜之作所以聯族人之情也使
第於會祭合食之際序尊卑別長幼而於睦婣任恤之事
置之弗講是亦與塗人無異辛卯壬辰間江南迭被水災
其名家大族非無擁貲豐厚之人向使能有無相通各賙
其族不煩有司之振貸豈非所謂急公好義者邪老泉族
譜亭記云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陳
氏之長老能以此義勉其族人則尤余之所深望者也

長樂李氏族譜序

代

昔太史公作世家列傳多據世本此譜牒之權輿也南北
朝最重此學其閒或以官職相高或以族望相矜至爲有
識者所鄙然其敘源流辨同異守之最嚴而持之有故亦
古人奠世系辨昭穆之義也唐書藝文志譜牒類如王儉

百家集譜王僧孺百家譜皆爲羣姓之統譜至若陸景獻所撰陸氏宗系譜竇登之所撰竇氏家譜以及趙郡東祖李氏家譜二卷李氏房從譜一卷則皆以一家之私譜而列於國史亦可見譜牒之足重矣長樂李子木先生以族譜見示譜謂系出西平王第十子憲其子孫由泰和遷善化復由善化遷長樂按唐書宰相世系表趙郡李氏定著六房一曰南祖二曰東祖三曰西祖四曰遼東五曰江夏六曰漢中隴西李氏定著四房一曰武陽二曰姑臧三曰燉煌四曰丹陽而西平王則出于隴西後徙京兆世以武功顯不在四房之列史稱憲於諸子號最仁孝長喜儒以禮法自矜制太和初繇江西觀察使遷嶺南節度使所歷皆以吏能顯政績暴著善治律令性明恕詳正大獄活無罪者數百人則其後之昌熾宜也昔蘇明允作蘇氏族譜

亭記於風俗之盛衰人情之善惡有慨乎其言之而官爵之烜赫不及焉論者以爲深得古人合族之意今觀茲譜所載如白雲翁之不襲父爵宣祖公之代償民欠其行義足爲後人矜式深合於明允所嘉歎者吾知西平之澤未渠央也

